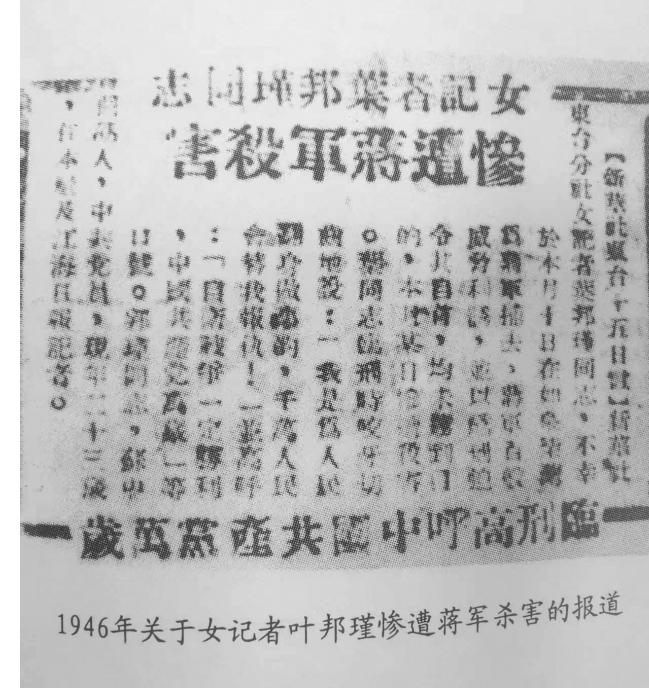


碧血英魂叶邦瑾

□王嘉祥

叶邦瑾,女,江苏省如皋人,1925年7月8日出生。她在读小学和初中时,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。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一直在当地进行抗日斗争活动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被党组织调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记者。1946年8月在进行群众工作时不幸被捕,受尽敌人严刑拷打,坚贞不屈,同年8月17日被敌人残忍杀害。(摘自《新华社烈士传》,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)

下图左起:叶邦瑾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;江苏美协徐善华的水粉画《叶邦瑾烈士像》;《江海导报》上叶邦瑾被杀害的消息。



叶家出了个小才女

叶邦瑾祖籍安徽芜湖,清咸丰年间,举家迁至江苏仪征,后定居如皋县掘港镇(今属如东县)。1925年7月8日,叶邦瑾出生在小镇竖街尹记巷。祖父叶永勤是清朝末年的秀才,精通古文,擅长书法,在小镇上颇有名气;父亲叶仲白,在县城中学当教师;母亲胡志澄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,也当过教师。叶邦瑾在兄弟姐妹6人中,排行第四。她生在教师之家,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,7岁进县立掘港小学,后考入掘港中学,从入学到离校学习成绩都是优等。叶邦瑾的大姐叶邦瑜、哥哥叶邦泉都是中共党员,他们陆续带回来了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(即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和前苏联的一些革命文学作品,悄悄藏在祖父留下的一间书房里,用古旧书籍封面包装着。每遇保长上门检查,她父亲便称这些都是父辈留下的一些古书,舍不得丢掉。放学后,叶邦瑾就钻进祖父的书房,偷看这些进步书籍,在寒暑假中更是一本本地阅读。她不仅爱读政治书籍,也喜欢读文学名著。从叶邦瑾留下的一份初二国文试卷(现保存在如东县高级中学档案馆内)答题内容看,这期间,她已经读到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、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等。这些书籍,使花季少女的叶邦瑾大开眼界,尤其是读了《西行漫记》后,她知道了红军和延安,知道了一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,爬雪山、过草地,走过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,她欣喜自己看到了民族的脊梁、人民的希望。《大众哲学》更为她打开了探索革命真理的大门。

卢沟桥事变后,抗日的烽火在全国燃烧,叶邦瑾满怀革命热情,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,每次文艺演出结束后,她都忙着整理服装道具,打扫场地,同学们称她是演出队的“小管家”。1939年,叶邦瑾在掘港中山堂看到由史白导演、女作家丁玲编剧的抗战独幕剧《重逢》,她为一对革命情侣在沦陷区意外重逢、又英勇牺牲的故事深深打动,回到家还躲在被窝里哭泣不止。1940年10月,新四军东进到达掘港,叶邦瑾和亲人、同学上街欢迎人民军队。她向往延安、向往当一名红军,特别羡慕新四军的女战士个个英姿飒爽,就常去找她们

说心里话。驻掘港的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很快发现了这个追求进步、性格坚强的小姑娘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接触和了解考察,在一个深秋的夜晚,16岁的叶邦瑾举手宣誓,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接着,她紧随姐姐叶邦瑜、二哥叶邦泉其后,参加了新四军,被分配做民运宣传工作。叶邦瑾说服父母,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双亲,用细嫩的肩膀扛起背包,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。

抗日前线的“三姑娘”

在新四军的队伍里,16岁的叶邦瑾感到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作为民运工作队队员,她在农村访贫问苦,发动群众,组织农民、妇女、青年抗日委员会,对地主开展“二五”减租,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、支援抗日前线,对新四军的烈军属进行优抚。为便于隐蔽工作,在抗战斗争的岁月里,叶邦瑾曾化名叶达、李翠英、胡明俊,经常头扎一条花毛巾、身穿农家自织自缝的粗布衣服、肩挎一只小布包,活跃在海边渔村和乡村农家。

1942年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机,曾亲赴南京部署“清乡”计划,将苏中四分区作为“清乡实验区”,企图6个月内彻底消灭该地区抗日武装。掘据叶邦瑾的侄儿(叶邦泉之子)叶恒星回忆,1943年4月,苏中地区反“清乡”斗争如火如荼,已是中共如皋县丰西区委委员的叶邦瑾,带领一个行动小组,在岔河、马塘、丰利一带摧毁,一次次捣毁敌军构筑的“竹篱笆”,广泛发动军民,在陶勇司令员的指挥下,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敌占区和游击区、群众隔开的阴谋。叶邦瑾领导的行动小组出生入死,荣获“模范中心组”的光荣称号。

1944年夏天,叶邦瑾从如皋县城东区交通站长升任县交通站副站长,组织上要求她以“三姑娘”为代号开展工作。交通站共有10人,平常分别隐藏在老百姓家里。她年龄最小,但工作老练,与交通员和民兵一起,护送来往人员,传递党的文件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叶邦瑾被调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战地记者,组织上送她到华中一地委党校学习。当时,一支社与《江海导报》报社合一,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,叶邦瑾是这支革命新闻队伍中的新鲜血液。当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,为躲避敌人袭击,报社需经常转

移,大量档案资料未能保存下来。时光如水,淹没了很多历史记载,时至今日,我们没有找到叶邦瑾烈士的新闻作品。但据她的同事、时为《江海导报》记者张旺的女儿张凌回忆,尽管叶邦瑾有良好的文字功底,仍虚心向老记者学习新闻业务知识。她写稿是快手,发了一批反映群众斗争的稿件。当时做社会工作比在报社编辑处理稿件辛苦,但叶邦瑾经常深入农村,与贫苦农民交朋友,当地老少都喜爱这个作风朴素,平易近人的“三姑娘”。

群众信任的叶组长

1946年初,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,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。战争之初,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军队实力相差悬殊。为迅速提高广大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,同年5月4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》,即著名的“五四指示”,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,改变为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,从此,吹响了土地革命的号角。

当时,华中一地委决定成立土改工作团,要求新华社记者除了做新闻采编工作外,还要参加社会工作尤其是土改工作。叶邦瑾推迟正在筹办的婚事,主动报名要求参加土改工作队,被委任为地委土改工作团如皋柴湾组组长兼柴湾区委书记。

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,调集数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,反动派对苏中解放区实施围剿。据如皋地方志记载,当时,各地蛰伏的反动地主、富农、兵痞组成了“还乡团”进行疯狂报复。柴湾西部的复兴乡三联村紧挨如城,反动势力非常猖獗,土改工作开展不下去,上半年的征粮任务拖到下半年也没有完成。组织上考虑到叶邦瑾是个女同志,安排她到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柴湾东北部开展工作。可她说,干革命工作不分男女,我做过农民运工作,熟悉乡里乡亲,把我放到最困难的村去。组织上要求她和两位男同志组成“西挺组”(又叫“坚持组”),她任组长进驻了敌伪势力嚣张的三联村。叶邦瑾善于宣传群众,组织群众,工作有魄力,斗争有办法,使征粮、土改等工作取得了节节胜利,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信任和爱戴。

可是敌人却对她恨之入骨。1946

年8月9日,叶邦瑾正在“翻身组长”杨玉琴家中召开群众大会,由于坏人告密,敌自卫队从四面包围过来,叶邦瑾掩护群众先撤退,她也躲藏在农家的隐蔽处。当她得知大多群众并没有走远,就趴在附近的黄豆田里。叶邦瑾知道敌人是冲她而来的,为防止连累群众,她挺身而出,不幸被捕。

敌人将叶邦瑾作为“要犯”押送到如皋县城,先是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请她,劝她归顺。叶邦瑾拒绝利诱,不惧威胁,并表达出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坚定意志。敌人又对她鞭抽吊打,她英勇不屈,最终被杀害。

名扬全国的女英雄

叶邦瑾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,新华社、延安《解放日报》,山东《大众日报》、《晋察冀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(华东版)和苏北、苏中解放区的报纸都刊登了叶邦瑾英勇牺牲的消息和唁电。新华社苏中分社和《江海导报》举行了纪念叶邦瑾等4位烈士的追悼大会,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新闻战士表示“继承邦瑾的遗志,努力为党报服务”。她的母亲说:“瑾儿牺牲了,可她的血没有白流,她和无数先烈一起,用鲜血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”

如皋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人民英雄,将她被捕的柴湾三联村,命名为“邦瑾村”。2013年4月行政区划调整,柴湾划并城北街道办事处后,又命名了一条“邦瑾路”。建国初期,如皋的文艺工作者将她的事迹编成多幕歌剧《叶邦瑾》,在如皋城乡和南通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200多场。据扮演叶邦瑾的女演员潘永兰(已故)的丈夫朱玉麟老人回忆,当时演出盛况空前,有的场次观众达万人以上,台上台下哭成一片,全县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叶邦瑾活动。

新华社成立80周年之际,从牺牲的150多位记者和工作人员中,选出了10位著名烈士,叶邦瑾是其中一位。新华社专门派出摄制组到如皋、如东采访,制作了《那年她才21岁——叶邦瑾》的专题片,作为《新华英雄》系列片之一,播放后在新闻界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(本文参考资料和引文出处:蔚建民著《刘胡兰式的女英雄》,载新华社社《新华烈士传》;吴剑坤著《掘港一叶,数代风流》,载《如东日报》;新华社拍摄的题为《新华英雄》系列专题片。)

柳诒徵为赵宗抃写传作诗

□白飞

自幼在如东长大的赵宗抃,与诗人、书法家、文史学家、图书馆学家柳诒徵先生,都为镇江人,可谓同乡艺林密友。赵宗抃离世后,柳诒徵为旧雨立传:(曾望)子宗抃,字蜀琴。少工赋诗,亦擅四体书。举癸卯乡试,任教思益小学,镇江中、苏州工业学校。欣身修事,不鹜声气,嗣授徒上海,鬻数自娱,暇辄手录父书,不印多本,以贻知交,积之不啻等身,可谓贤矣。民国卅六年卒,年七十四。曾望、宗抃皆工刻印,宗抃子遂之,亦能铁笔,三世印谱,咸倾頤赵之谦。

像一幅素描,寥寥数句的短文,勾勒出赵宗抃的书法造诣、科举成绩、执教经历、容貌性格,多为赞语。尤其文末赞赏了赵氏一族的篆刻技艺——祖孙三代,联珠印坛,皆有印谱传世。至于和印林巨擘赵之谦相提并论,应为柳诒徵过于主观的想法。

至于柳诒徵、赵宗抃两人众多的交游细节,不妨从一首精彩的寿诗说起。

1943年,赵宗抃七十大寿。柳诒徵撰有长诗《寄寿赵蜀琴七十:弱岁角文场,立年共辞校。四十五十时,邦国正新造。优游京苏间,艺苑声共噪。西湖联

咏歌,北固纵游眺。忆坐赵声园,季生兼侍教。旁观宠两髯,飘然同鹤貌。我衰渐蒲姿,六旬颇昏眊。君今臻古稀,聪强若壮少。浮白兴不浅,投琼客频召。篆刻既精研,真行日道妙。父书数十卷,卷写维肖。淞沪石墨华,群纪门才耀。工楷局儿笛,雄文播庭诰。峥嵘两郎君,才艺乃跨灶。食德耕砚田,蔚若建序旗。

江乡衡世族,畴克俪贤孝。相期返昇平,文宗阁重绍。两叟复合并,三山容啸傲。书香延孙曾,里乘炳皓蟠。君寿松乔孙,我亦跻身耄。莫话昆明灰,邮诗助西笑。首句即写赵宗抃成年时,全力以赴备战科举考试。“立年共辞校”说明两人在30岁时结下同现情缘。日后两人又共赴西湖,返回故里,共攀北固山。柳诒徵、赵宗抃联袂吟唱写下约千字的诗作《西湖联句》,节录数句:“民国岁壬子,道署来吴趋。三潭始纵棹,一庵空式间……梅瓣墓门邃,鹤化林塘孤。”

据诗所记,1912年,赵宗抃偕柳诒徵,前往杭州避暑,畅游西湖畔湖中,欣赏三潭、南屏、岳庙诸景。诗中还用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,可知两人曾游孤山,西

又是赵宗抃的族兄、诗友。

张謇、沙元炳、吴寄尘、赵宗抃、柳诒徵,都是爱书文人,均于各自家乡建造图书馆或藏书楼。

20世纪30年代初,吴寄尘、柳诒徵、赵宗抃诸镇江乡贤,共建绍宗藏书楼。主楼建筑大半费用由吴寄尘出资,剩余部分由赵宗抃、冷印秋、丁传科三人分担。藏书楼位于赵声公园后山。赵宗抃还为绍宗藏书楼题写匾额。吴寄尘与柳诒徵是同年(1895)秀才,过从甚密。吴寄尘离世前夕,于绍宗楼拱手行礼,为书楼事宜嘱托柳诒徵。1935年8月20日,吴寄尘去世。柳诒徵早前为友人作挽联,又述此事:“嗣统南通,从商场艰苦支持,伟业未隳大生厂;饭心西土,亿病榻弥留款语,本原炯著绍宗楼。”《劬堂日记钞》还记,9月21日,柳诒徵午后小睡,醒后前往公园,会见赵宗抃,后又入城,再返回公园参加绍宗藏书楼董事会。次日,柳诒徵出席吴寄尘追悼会。柳诒徵晚年更是将部分藏书捐献给绍宗藏书楼。爱书情切,柳诒徵才在祝寿诗中,作注纪念三人共建藏书楼的雅事。



千年古刹 抗日据点

□吴佑华

在南通东郊的兴东街道土山村,有一座古刹,它穿越了千年的风霜雨雪,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,而且还留下了当年新四军“联抗”李晏复烈士的足迹,它就是——东土山“三禅广惠寺”。

《南通市民族宗教史》记载,该寺始建于唐贞观九年,原址东洲(沙洲),后因长江北岸四拐四迁,迁至通州兴东街道土山村,在清末、民初,寺庙达到了空前的盛况。民国四年(公元1915年),当地士绅将庙内的前一部分改造为新式学校,名为“东土山小学”,古刹钟声与书声交织,希望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萌芽。

然而,在20世纪40年代,东土山三禅广惠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却成了抗日斗争的重要据点。

1940年,在南通师范读书的李晏复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,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四军“联抗”部队。1943年秋,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地下工作,经组织批准,他选择了一个既隐蔽又便于接触群众的地方——东土山三禅广惠寺的东土山小学,在那里担任教员。在这里,李晏复表面上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教师,传授着知识、培养着下一代。但在暗处,他却是一位机敏过人的民运、情报战士。

李晏复和他的一位兄弟利用寺庙的隐蔽性和村民的信任,建立了一个覆盖广泛、高效运转的情报网络。这个网络不仅为抗日武装提供宝贵的情报支持,还成了联系各方抗日力量的纽带。在东土山三禅广惠寺的掩护下,李晏复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他不仅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,还能够及时地将情报传递给抗日武装,使他们能够提前做好准备,有效地打击敌人。

随着革命形势发展,1946年李晏复先后被任命为西亭区、骑石区的区长和区队长。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,斗地主、惩汉奸,为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他在东土山广惠寺期间所积累的民运、情报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。1948年8月,李晏复在南通山桥战斗中牺牲。东土山三禅广惠寺,这座古老的寺庙,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通州地区革命斗争的印记,见证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梵钟荡晓昏,赤血漫山门;一刹惊雷起,烽烟铸佛魂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,洒在古刹的琉璃瓦上,千年的禅音仿佛在这一刻被唤醒。而在一片庄严的氛围中,又悄然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,那是革命的火种在悄悄点燃,又被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滋养成熊熊燃烧的烈焰,照亮了历史的长河。东土山三禅广惠寺,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古刹,正以它独有的方式,向世人展示着它的红色传奇。

上海宏济善堂南通分堂 诞生与覆灭

□程太和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,在经济上、文化上对中国进行强行掠夺与殖民统治,贩卖鸦片毒品的机构“上海宏济善堂”即是其一。

日军入侵上海后,即推行毒化政策,设立了一个披着慈善机构外衣的“上海宏济善堂”,宣扬什么“善堂卖土”,声称将以贩卖鸦片筹集的资金来救济贫困灾民,实际上则是日本军方筹集军费。具体办理“宏济善堂”的大奸汉叫盛文颐(又名“盛幼庵”),人称“盛老三”,是盛宣怀的三儿子盛同颐英年早逝,他就钻了这个空子。盛文颐依仗日本主子做后台老板(后台老板是日军驻上海军事代表楠本以及日本特务见甫),大发烟毒之财,他把苏、锡、常、杭、嘉、湖及长江北岸一带的鸦片经销权,又分包给他的同伙和幕僚蓝芭荪、严春堂等人,专销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扬州、南通等地,不仅成了上海滩的“烟毒霸”,而且与军警勾结,雇流氓为打手,垄断了江南和长江沿岸的烟毒市场。而盛文颐的贩毒大本营就设在上海逸园。这“逸园”曾是英籍冒险家、上海跑马总会董事马立斯的花园。解放后,逸园改造为上海瑞金宾馆。

宏济善堂是打着“行善”与“戒烟”的招牌进行活动的。它在沪、苏、浙、皖各个城市都有分设,这类“戒烟所”实质上是售毒吸食、吸毒的营业所。老百姓称之为“燕子窠”。它一般都设在较冷僻的街巷里,外表与普通民房无异。进入门内,便可以看见一个挂着帘、光线暗淡的房间里,那些“燕子窠”横躺在烟榻上,就着小灯,嘴对着烟枪,正在吞云吐雾。“戒烟所”的房间大小不等,设备不同,供应的烟土也分等级。最高级的房间还有人侍候装烟。由于这里烟土(还有海洛因)的供应要价比外面低些,货源有足够保障,而且在这个地方吸毒,不怕有谁来干扰。故“瘾君子”们都趋之若鹜。即便是一些本来不吸食的人,有时也到那里玩玩。反正,一踏进它的门槛,便欲罢不能,而且烟瘾越“戒”越大,很多人最终死在烟榻上或闹得家败人散。

在沦陷区,宏济善堂与赌场、妓院三位一体,担负着特殊的使命。它既是支持日寇侵华的一项极为可观的财政来源,又是侵略者赖以腐蚀中国人民、瓦解中国人民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日军侵占南通城后不久,即在南通设立了“上海宏济善堂南通分堂”,为通、如、海、启数县的总发行处,拥有资金黄金1千两,月销烟土1万余两。当时,南通城区有17家土膏烟馆,65家售吸所,销吸烟土占总量的一半;有“十大公司”(13个毒贩组成10股)、“八大家”(9个毒贩组成8股)、“十姐妹”(10个结拜的伪警官太太)等贩毒集团。城郊芦泾港55户家庭中,贩毒的5户,吸毒的47户,不贩不吸的仅有3户。城西一姓草行老板的父亲吸毒中毒而死,家产全部卖光,弟弟因生活所迫做和尚,妹妹被迫当妓女,母亲和他乞讨为生,搞得倾家荡产,家破人亡。1943年底,汪伪政权内部发起“清毒运动”,青年学生冲击宏济善堂焚烧鸦片。同期日本调整对华策略,逐步减少公开贩毒活动。1944年3月,宏济善堂因清毒运动及损失宣布关闭。

抗战胜利后,南通城毒品贩卖依然如故。南通解放后即开展禁烟肃毒工作。1949年2月25日,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布布告,禁止进入解放区贩卖销售毒品;是年5月20日公布《贩、吸毒品登记、戒除暂行办法》